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安全研究」理論之評析

Exploring the Security Studies Debate

doi:10.30390/ISC.199808_37(8).0002

問題與研究, 37(8), 1998

Issues & Studies, 37(8), 1998

作者/Author：莫大華(Ta-Hua Moh)

頁數/Page：19-3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8/08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8_37\(8\).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8_37(8).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安全研究」論戰之評析

莫大華

(政治作戰學校總教官室教官)

摘 要

「安全研究」領域正方興未艾地發生一場學術論戰，主要是對於研究主題、層次與面向，乃至「安全」的定義，有著不同的觀點，各方的觀點可略分為「傳統派」、「擴展派」及「批判派」三派。本文探索此三派觀點及其對於安全研究典範發展的影響，以及論戰發生的原因，並論述個人對此論戰的主張。

關鍵詞：安全研究、國家安全、戰略研究

* * *

壹、前 言

「安全研究」的發展趨勢，在研究主題、層次與面向上，正不斷地從軍事擴展到非軍事。①安全研究的主題在七〇及八〇年代是著重在軍事面向，如軍事潛力、軍事力量動員與運用之決策、武裝力量及其運用、國家安全活動、軍事強權的本質、國際軍事強權分配、國際衝突、武力運用在國際事務之決策及效用、國際安全與秩序之改善。②九〇年代雖仍以軍事為主，但並不僅限於軍事力量，包括：和平、戰爭與衝突的理論及歷史；威脅認知與價值及文化傳承；區域、國際與全球安全的概念；安全典則與制度建立；安全的面向，恐怖主義與毒品交易；技術與資訊對國際衝突的衝擊，危機情勢的決策過程；國家的國防政策及其國內基礎；核子戰略、武器系統、限武及

註① 莫大華，「「安全研究」之趨勢」，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九期（民國八十五年九月），頁六三～六九。

註② Klaus Knor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cope and Structure of the Field," in Frank N. Trager and Philip S. Kronenberg, eds., *National Security and American Society: Theory, Process, and Policy* (Lawrenc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3), pp. 7~14.



裁武；第三世界的區域安全；民族主義；先進武器擴散等，^③整個安全研究的主題範圍擴展地相當廣泛。

就國家安全概念的研究層次而言，則是產生向下、向上、水平與垂直擴延的現象。向下擴延是指安全概念從國家層次而到個人層次；向上擴延則是從國家層次而到國際體系；水平擴延是指安全研究面向已從軍事面向而到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及人類；垂直擴延則是指確保安全的政治責任，從國家向下降到區域、地方政府，向上升到國際制度，並側延到非政府組織、新聞界、抽象的自然界與市場。^④整個研究層次已脫離單純的國家軍事安全，而無限地擴展到人類安全。

但此擴展的趨勢也引發學者之間的論戰，有些學者堅持安全研究應維持其原有的軍事意涵，其所謂的軍事意涵就是軍事安全的概念，強調國家面臨軍事威脅而以軍事力量為主要的確保安全措施，這些學者可姑且稱之為「傳統派」、「古典派」、「新現實主義派」或「正統派」的安全研究（Traditional Classic, Neorealist or Orthodox Security Studies）。有些學者則堅持擴展非軍事意涵，以涵蓋軍事與非軍事的「全面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概念取代傳統的軍事安全概念，強調以軍事及非軍事的措施確保國家安全、國際安全，乃至全球安全，這些學者或許可稱為「擴展派」、「激進派」或「全面派」（Expansive, Radical or Comprehensive Security Studies）的安全研究。也有些學者則質疑安全研究的主流觀點，以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觀點批判上述兩派學者忽視人類層次的安全概念，而改以強調解除加諸在人類的限制，他們自稱為「批判派」（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的安全研究，是以自我意識的批判性觀點思考人類安全。前兩派的學者都是安全研究的主流，第三派的學者則是以批判的態度質疑主流的研究思潮，提供研究的另類方向與另類思考。

本文旨在探索安全研究所發生的學術論戰中，各方的觀點及其對於安全研究典範（paradigm）發展的影響，以及論戰發生的原因，並論述個人對此論戰的主張。

貳、論戰的發生與各派的觀點

既是安全研究，就有必要了解什麼是安全——也就是安全的定義，才能知道所要研究的對象（object），而後方可進行研究。不幸的是「安全」一詞是個模糊的符號（ambiguous symbol）^⑤、低度發展且有爭議的概念（underdeveloped and contested con-

註③ Helga Haftendorn,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Building and Discipline-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1 (March 1991), pp. 15~16;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te*, Vol. 17, No. 1 (Winter 1992), pp. 56~58.

註④ Emma Rothschild, "What is Security?," *Daedalus*, Vol. 124, No. 3 (Summer 1995), p. 55.

註⑤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51~165.



cept)，⑥甚至根本沒有「安全」概念一詞。⑦有的學者認為安全是個目標（goal）與目的（end），安全是防制來自外部對國家價值（如自由、生存及繁榮）的威脅，唯有安全確保了，國家才能安全地追求其他目標。⑧有的認為安全是國家保衛本國不受攻擊、侵略、征服、毀滅的能力。⑨也有學者認為安全是個客觀價值，其客觀性是來自人類本質，因為我們熱愛及珍惜，我們人類需要安全，也獎賞安全，並躲避不安全，而且需從技術、政治及道德三方面衡量安全。⑩安全也被認為是種感覺與態度（feelings and attitudes），即對國家嚇阻外在攻擊與防衛國家安全的能力之感覺與態度，此涉及對國家力量、對友國及敵國相對力量與意圖、對面臨未來時，維持安全情勢等之信心，⑪也就是感覺安全的心靈狀態（a state of mind）。還有學者認為安全也是種結果，即所謂「國家安全國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係指社會中宰制（dominant）與有成就的（achieving）團體組織徵稅、官僚、技術與軍事等權力，以支持其帝國體系。⑫眾說紛紜，也因此造成學者對於安全研究的主題、取向與方法並無共識，進而促成學者間的論戰。多數學者對於論戰發生的時間與原因並不明確，但都確認後冷戰時期的戰略環境對安全研究產生重大影響。⑬各派學者對於安全概念有著不同的定義，但這樣的變化也不是突然發生的。Janne E. Nolan 與 John D. Steinbruner 就說：「安全定義的根本轉變是從概念層次開始，而且是經由歷史情勢與新興的政治認知間互動過程，逐漸地促使實際政策重新整合。」⑭ Theodore C. Sorensen 更認為蘇聯突然崩潰瓦解造成國

註⑥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Ltd., 1983), pp. 3~10.

註⑦ Helga Haftendorn,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Building and Discipline-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1 (March 1991), p. 3.

註⑧ The Edito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Daniel J. Kaufman, Jeffery S. McKittrick, and Thomas J. Leneg, eds., *U.S. National Securit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5), pp. 3~8;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26.

註⑨ Robert J. Art, "A Defensible Defense: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4 (Spring 1995), p. 7.

註⑩ Richard H.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1 (Summer 1983), p. 130; Barrie Paskins, "Security in a New Age?" in Michael Cla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 (London: Brassey's, 1993), pp. 17~20.

註⑪ Norman J. Padelford and George A. Lincoln,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1962), pp. 180~181.

註⑫ Marcus G. Raskin,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Jersey: Transaction, Inc., 1979), p. 32; Saul Landau 就說美國從 1950 年代起成為國家安全國家，國家安全成為國家最高價值與謎思，政府假借國家安全之名干預他國的經濟與政治，參閱 Saul Landau, *The Dangerous Doctrine: National Securit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8)。

註⑬ 最值得參閱的短文是 David A. Baldwin 的一篇書評，詳述了此過程。David A.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1 (October 1995), pp. 117~141.

註⑭ Janne E. Nolan and John D. Steinbruner, "A Transition Strategy for the 1990s," in Janne E. Nolan, ed., *Global Engagement: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p. 573.



家安全概念的真空，致使學界未能界定美國後冷戰時期的國家安全概念意涵。^⑮許多學者就主張，由於冷戰時期與後冷戰時期的戰略環境，或是舊世界秩序與新世界秩序有所差異，對（國家）安全的概念因而也有所不同，基本上是擴展了國家安全的面向，特別是全球面向。^⑯ Helga Haftendorn 說得好：

安全研究的典範（paradigm）之演化與從國家安全到國際安全而到全球安全的變遷，每個階段都有其不同的理論與政治前提為基礎，並且與國際體系的歷史演化及詮釋它的知識成就有著密切的連結。^⑰

因而有些學者以「全球新秩序」觀察國際安全的趨勢，如權力分配、跨國發展過程、全球統治。^⑱ Paul Joseph 就以舊世界秩序與新世界秩序差異，區分不同時期的（美國）國家安全概念（如下表）。

	舊世界秩序	新世界秩序
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	蘇聯、第三世界的革命力量	獨裁、環境品質低落、全球經濟問題（國內蕭條）
軍事力量的主要所在	擴大嚇阻、防禦歐洲、海外干預能力	基本嚇阻→核子裁武 聯合國維和部隊 非攻擊性防禦
民主與公眾的角色	公民的正式權利	公民教育 社會積極主義 強力民主
對戰爭與和平的文化態度	旁觀式的贖武主義	和平的公民文化
與發展中國家的政經關係	維持市場關係	鼓勵真正的發展、共同命運
和平概念	消極和平觀（沒有戰爭）	積極和平觀（減少結構性暴力）
軍費與經濟	最小衝擊	和平紅利與經濟轉化
智識與政策典範	現實主義	共同安全

資料來源：Paul Joseph, *Peace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World Order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

從上述學者的看法觀之，論戰發生的主要原因與時間，就在於後冷戰時期國際環境的改變，隨之而有不同的安全需求與議題，促使學者對於安全研究典範有所省思。

註^⑮ Theodore C. Sorensen, "Rethinking 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3 (1990), pp. 1~18.

註^⑯ 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 Treverton,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 Treverton, eds.,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Beyond Cold War to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pp. 15~31.

註^⑰ Helga Haftendorn, *op. cit.*, p. 5.

註^⑱ David Dewitt, ed., *Building A New Global Order: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ntari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有的學者為既有的典範辯論與改革，有的學者批判攻擊既有典範，企圖顛覆及取代，從而創立新典範，因此產生不同派別的安全研究觀點，約略可區分為三種派別，就是傳統派、擴展派及批判派。

一、傳統派的觀點

此派是安全研究的既有典範，它延續早期的「戰爭研究」(war studies)或「戰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雖然也有學者將「安全研究」等同於「戰爭研究」，研究戰爭的本質、原因、影響及防制；^①也有學者將之等同於「戰略研究」，研究衝突與戰爭的原因、防制、影響，以及軍事力量的政治運用，認為戰略研究即是研究政治體（主要是政府）對安全管理的作為。在美國通常將兩者視為同義，戰略研究的目的是在求安全，因此兩者是相同的；^②此外，也有認為「戰略研究」屬於「安全研究」。^③就本文而言，傳統派即是為人所知的「戰略研究」，研究衝突與戰爭的原因、防制、影響，以及軍事力量的政治運用，戰略研究即是研究政治體（主要是政府）對安全管理的作為。

此派學者延續戰略研究的知識傳統而發展國家政府的安全管理知識，安全即是國家防止外部軍事武力威脅。軍事面向是傳統安全研究的重點，而且研究層次則是以國家為主，針對國家所面臨的軍事威脅，特別是戰爭的威脅進行研究分析。國家安全研究在一九七〇年代，主要是著重在軍事層面的威脅，如軍備競賽、核武戰略、嚇阻理論、國防體制、軍事力量、戰略武器系統、軍事同盟、武裝衝突等，皆是安全研究的組成單位(modules)。^④進一步而言，傳統派的安全研究就是研究最可能使用武力的情況；武力使用對個人、國家及社會的影響；國家備戰、防戰及參戰的政策。^⑤Klaus Knorr就認為「國家安全」是「國家軍事安全」(national military security)的縮寫。^⑥

註① David A.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1 (Oct. 1995), p. 119.

註② Sean M. Lynn-Jone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Desmond Ball and David Horner, eds., *Strategic Studies in a Changing World: Global, Regional and Australian Perspectives* (Australi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4), pp. 711~107; Colin S. Gray, "New Directions for Strategic Studies: How Can Theory Help Practice?" in Desmond Ball and David Horner, *op. cit.*, pp. 126~153; Colin S. Gray, "Villains, Victims, and Sheriffs: Strategic Studies and Security for an Interwar Period,"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3, No. 1 (Spring 1994), pp. 353~369.

註③ Joseph S. Nye, Jr. and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 (Spring 1988), p. 7.

註④ Alden Williams and David W. Tarr, eds., *Modules in Security Studies* (Lawrence: Allen Press, Inc., 1974).

註⑤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2 (June 1991), p. 212.

註⑥ Klaus Knor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cope and Structure of the Field," in Frank N. Trager and Philp S. Kronenberg, eds., *National Security and American Society: Theory, Process, and Policy* (Manhattan: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3), p. 6.



其研究的主要焦點是戰爭的現象，因此安全研究可界定為研究軍事力量威脅、運用及管制，^{②③}主要是外在的軍事威脅。^{②④}

此派學者仍是以戰略研究學者為主，如 Colin S. Gray、Edward N. Luttwak、Stephen M. Walt、John Chipman 等人，尤其是 Gray 的著作常是此派的重要論述，他的 *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 及 *Villains, Victims and Sheriffs* 二書是不可遺漏的經典著作。他認為戰略研究（即安全研究）是在研究運用軍事武力達成政治目的的藝術，即使存有反軍事的風尚（antimilitary fashion），戰略研究仍舊不可忽視，武力仍是相當重要。^{②⑤}

Stephen M. Walt 發表在一九九一年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的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該文詳實地道出此學派的觀點與發展，認為安全研究已朝向再次復興的時期，並對其問題及展望提出建議。此文也是各派學者論戰的重要參考依據，特別是引起 Edward A. Kolodziej 的嚴格批判，他並不認為安全研究有復興的跡象，因為整個安全研究在概念、研究層次與發展都無共識。^{②⑥}

歸結而言，此派學者仍是主張安全研究應維持其原有對安全的定義，即是以軍事武力的運用為核心概念，以建立此研究領域的專業性及知識累積的一致性。

二、擴展派的觀點

此派是從一九九〇年代初開始，以四種方式擴展安全概念：一是從國家層次下至個人層次；二是從國家層次上及至國際體系；三是從軍事面向到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及人類等面向；四是確保安全的政治責任，垂直地從國家向下降到區域、地方政府，向上升到國際制度，並側延到非政府組織、新聞界、抽象的自然界與市場。^{②⑦}擴展派認為安全研究若只著重軍事面向，這是事實的假象，並使國家忽視其他較危險的威脅及國際關係的普遍軍事化，因而增加全球不安全的雙重危險。^{②⑧}

此派的學者包括了 Barry Buzan、Ole Waever、Richard H. Ullman、David A. Baldwin、Joseph S. Nye, Jr. 與 Sean M. Lynn-Jones 等學者，Buzan 與 Waever 等人更被稱為「哥本哈根學派」（Copenhagen School），因為他們都是丹麥哥本哈根「和平暨衝突

註②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p. 212.

註③ Richard Smoke 原著，王海濱譯，「國家安全事務」，收於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編譯，政治科學大全（第八卷）國際政治學（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二年四月），頁三二九～四五七。

註④ Colin S. Gray, *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2), pp. 1~10; Colin S. Gray, *Villains, Victims, and Sheriffs: Strategic Studies and Security for an Inter-war Period* (Hull: University of Hull Press, 1994).

註⑤ Edward A. Kolodziej, “Renaissance in Security Studies? Caveat Lect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4 (December 1992), pp. 421~438.

註⑥ Emma Rothschild, “What is Security?” *Daedalus*, Vol. 124, No. 3 (Summer 1995), p. 55.

註⑦ Richard H.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1 (Summer 1983), p. 129.



研究中心」(Center for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的研究員。^①此派觀點可以 Buzan 的 *People, States and Fear* 一書為代表，此書是學者評論此派觀點的重要書籍。^②

Barry Buzan 就批評傳統派被維持現狀的安全觀及軍事面向的安全政策所主宰，而減弱了研究分析成果的品質。^③因為國家所面臨的危險並不是只有軍事威脅，甚至到了一九八〇年代，軍事面向的威脅，不僅是外在軍事威脅，也包括國內軍隊對本國人民的壓迫；非軍事的威脅也包括了環境品質降低、政治不穩定與經濟衰退。他更明白指出對安全概念理解的爭議，是因為安全意念太複雜而無法吸引分析、與權力概念重疊、違反正統現實主義者的觀點、與戰略研究的缺點相同（短期觀點、霸權國家權力鬥爭現狀、過份強調軍事）、國家政策實務者有意使其模糊，^④因而 Barry Buzan 認為：

雖然國家安全一詞指出的是國家層次的現象，但國家層次與個人、區域與系統層次的關聯太多也太強而無法否認；同樣的，雖然國家安全的焦點在政治與軍事部分，但此意涵若無社會的、經濟的及環境的部分，則就無法正確地涵括了。^⑤

他提出「安全複合體」(security complexes) 概念作為安全分析的架構，以顯現安全概念的廣泛性。^⑥Dietrich Fischer 則整合有個人、當地(local)、國家、區域、國際與全球等層次，研究安全的非軍事面向事務。^⑦

Richard H. Ullman 認為以軍事界定國家安全會傳達事實的假象，而有雙重的危險，一是集中於軍事威脅而忽視其他更有害的威脅，因而減損國家的整體安全(total security)；另一是造成國際關係普遍軍事化而增加全球的不安全。^⑧他就界定：

國家安全威脅是一個行動或一系列的事件，激烈地威脅到且在相當短暫

註① 此稱呼是 Bill McSweeney 在評論 Buzan 及 Waever 等人著作時，用以說明他們的觀點，因為他們同是丹麥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Copenhage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同事，雖說 Buzan 及 Waever 對其評論有所不同回應，但接受了此稱呼。Bill McSweeney, "Identity and Security: Buzan and the Copenhagen Schoo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No. 1 (January 1996), pp. 81~93;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Slippery? Contradictory? Sociologically Untenable? The Copenhagen School Repl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2 (April 1997), pp. 241~250.

註② 學者與本文主要評述的是此書的第二版，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註③ Barry Buzan, "Change and Insecurity: A Critique of Strategic Studies," in Barry Buzan and R. J. Barry Jones, eds., *Change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vaded Dimens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pp. 154~172.

註④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Ltd., 1983), pp. 6~9.

註⑤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 363.

註⑥ *Ibid.*, pp. 186~229.

註⑦ Dietrich Fischer, *op. cit.*

註⑧ Richard H. Ullman, *op. cit.*, p. 129.



時間降低國民的生活品質；或是嚴重地威脅到政府或私人非政府組織可行的政策決策範圍。^③

Nye 與 Lynn-Jones 的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也是了解安全研究發展的重要參考文獻，兩人主張以「國際安全研究」取代原有的「戰略研究」，以說明當代安全問題的國際性；並主張擴展研究與安全有關的經濟、社會與歷史系絡。^④

歸結而言，此派學者倡導將安全研究與外交政策、國際政治經濟及國際政治研究予以整合，藉以呈現當代安全議題的多元性與複雜性，以及科際整合性。

三、批判派的觀點

基本上，此派學者也如同擴展派學者一樣主張擴展安全研究領域，但在思考安全本質上是有所不同，此派學者乃是將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運用在國際研究，並延伸至安全研究，不僅批判「安全研究」，也企圖重建「安全研究」。此派的學者有 Richard Wyn Jones、Ken Booth、Simon Dalby、Keith Krause、Michael C. William、Pater Vale、Martin Shaw 等人，有些學者橫跨擴展派與批判派（如 William 及 Krause）；此派學者中以 Ken Booth 及 Keith Krause 為主要代表。Booth 認為批判理論鼓勵對安全概念以開放心胸重新再概念化，突破既有狀態，並賦予學者改變世界的潛力，我們必須發展一個新的安全哲學，並成為我們自我意識的文化演進的一部分。^⑤ Jones 特別指出此派強調批判理論的實踐哲學（philosophy of praxis），重視解放式的政治實踐（emancipatory political praxis），尤其是知識分子是此過程中的角色。^⑥ 批判派的觀點在由 Keith Krause 和 Michael C. William 合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表達出來。^⑦ 他們以人類生存、福祉或是共同人道（common humanity）為關注焦點，也就是以人類（human level）為研究層次，以人類面臨的威脅為研究主題，特別是窮人、有缺陷者、在社會上無權力、無代表、無發言權的人。此派學者認為當前的世界秩序是造成不安全的原因，而不是造成安全的原因。他們質疑安全是什麼？當前的秩序是要讓什麼人安全？我們要以什麼方式獲得安全？^⑧

此派學者批判傳統派的安全研究之觀點，Ken Booth 就批判傳統派源於現實主義

註③ *Ibid.*, p. 133.

註④ Joseph S. Nye, Jr. and Sean M. Lynn-Jones, *op. cit.*, pp. 5~27.

註⑤ Ken Booth, “Conclusion,” in Ken Booth, ed., *New Thinking About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Academic, 1991), pp. 373~374.

註⑥ Richard Wyn Jones, “‘Message in a Bottle?’ Theory and Praxis in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16, No. 3 (December 1995), pp. 299~308.

註⑦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註⑧ Richard Wyn Jones, *op. cit.*, pp. 299~319.



的知識霸權而強調軍事威脅及需要強力的反制、維持現狀的取向、以國家為中心（state-centered），過於偏狹而未能符合環境要求。^⑤他也指出：「安全概念擴張的原因是傳統安全著重在軍事的偏狹，以及日漸強化的安全議題擴張要求。」^⑥

此派學者認為安全不應只是指涉威脅而已，更重要的是解放（emancipation）。Ken Booth就認為安全就是沒有威脅（指人們對阻止其自由選擇作為的物質及人類限制的感覺），安全就是要解放加諸於「人」（human beings）的限制，解放才能產生真正的安全；^⑦如果人們與團體不去剝奪他人的安全，則真正的安全就能達成。^⑧

Keith Krause 和 Machiel C. William 的“Broadening the Agenda of Security Studies: Politics and Methods”一文，也指出擴展派學者對安全概念的重新界定，之所以遭到傳統派反駁，是因為他們並未符合新現實主義派安全研究的政治與方法論的基礎，他們不了解安全研究並不是從直接觀察威脅人類生活的客觀現象，而且其拒絕以個人（individual）為安全研究的所在（locus）也不是失察。國家安全概念並不是僅僅代表著對客觀情勢的反應，它是建立在一系列的政治選擇及認識論選擇。^⑨

此派學者批判傳統派以國家為安全的主體焦點，他們認為大多數國家並不能使人民安全，少數能使人民安全的國家則是以大多數國家人民的不安全為代價；此外，傳統派主張保障國家不受他國威脅的安全觀點，常是主宰全球經濟的既存核心國家為防止邊陲國家挑戰現狀的藉口。因此，他們主張安全的主體焦點應多元化，不應只在國家而應涵括個人、社會、公民社會、社群、整合族裔或文化團體、全球社會；不僅如此，安全的目的也應多元化，因而他們積極參與和平運動而希望成為指導行動方向的力量。^⑩

Martin Shaw 則是以社會學觀點論述安全研究，他認為批判的社會學途徑有助於說明安全研究的論辯；他批評傳統派的國家中心論，也批評擴展派仍持國家論者（statist）的安全觀點，他更批評 Buzan 的安全三層次（個人、國家與國際），尤其是個人層次在方法論上的錯誤，而主張以社會（society）超越個人論與國家論。^⑪

Simon Dalby 也批評擴展派的安全概念難以擴展，也易為傳統派的政策形成與分析

註⑤ Ken Booth,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Oct. 1991), p. 318.

註⑥ *Ibid.*, p. 318.

註⑦ *Ibid.*, p. 319.

註⑧ Ken Booth, "Security in Anarchy: Utopian 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7, No. 3 (July 1991), p. 539.

註⑨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 "Broadening the Agenda of Security Studies: Politics and Method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0, Supplement 2 (October 1996), pp. 233~234.

註⑩ Richard Wyn Jones, *op. cit.*, pp. 310~311.

註⑪ Martin Shaw,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 Beyond Individualism and Statism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9, No. 2 (April 1993), pp. 159~175.



所吸納；^⑤ Mohammed Ayoob 則指出過於擴展的安全概念在分析上是沒有用的，在政治上也是危險地天真。^⑥

歸結而言，批判派學者是以批判理論批判安全研究的主流學派，既批判傳統派學者過於狹隘，也批判擴展派過於廣泛而無用。批判派質疑主流學派的主張，而強調以行動改善人類安全的狀況。

叁、傳統派對批評的回應

傳統派是擴展派與批判派批評的主要對象，面對兩派的批評，傳統派則提出不同的回應與反駁，間有不同程度的改革。如 Stephen M. Walt 就認為擴展派觀點會摧毀安全研究的知識一致性（coherence），而且使其更難以想出解決方案。況且，任何嘗試理解人類社會演進的企圖，都必須將軍事力量考量進去，學界若忽視此安全研究的核心問題，是不負責的。^⑦

Emma Rothschild 也說擴展式安全概念的明顯缺點是其總括性（inclusiveness）或不一致性（incoherence），也就是其涵括範圍太複雜、太廣泛而在心理上、政治上不一致，令人眼花瞭亂。^⑧

批判派批評傳統派的觀點而提出三點主張：一、國家主權宣告應受限於個別人民的基本權利宣告，也就是說人權高於國家主權，保障個人安全並不同於支持國家；二、有時，國家有組織的制度暴力才是個人的直接威脅；三、個人是安全的客體（objects），應以全球關懷的觀點視個人為人，即有民胞物與的情懷，而國家利益與國家主權限制了我們處理安全的能力。^⑨

針對這些批評，我們引傳統派學者 John J. Mearsheimer 的觀點為說明，他說冷戰的消逝並不帶來國家體制的結束，也不意味著國家對安全的關切減弱，國際政治仍是國與國之間競爭的活動，國家的安全政策相當重要。^⑩

由此觀之，傳統派仍多堅持軍事安全的核心概念，也仍主張國家中心的研究取向，學者間的差異只是程度的問題，有些學者（如 Chipman）對國家中心的取向較為放寬，

註^⑤ Simon Dalby, "Contesting an Essential Concept: Reading the Dilemmas in Contemporary Security Discourse," 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3~32.

註^⑥ Mohammed Ayoob, "Defining Security: A Subaltern Realist Perspective," 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pp. 121~148.

註^⑦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p. 213.

註^⑧ Emma Rothschild, "What is Security?" pp. 70~71.

註^⑨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 "From Strategy to Security: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pp. 44~47.

註^⑩ John J. Mearsheimer, "Disorder Restored," in 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 Treverton, eds.,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Beyond Cold War to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pp. 235~237.



承認非國家者（人民、民族、盟國）在國際體系武力運用的重要性；^⑤Luttwak則是逐漸擴展安全面向，但必須與國家競爭或軍事武力有關；^⑥Gray則仍強調軍事武力與政治目的間的相關性。^⑦

肆、論戰的評析

綜合上述各派的觀點，整個「安全研究」的論戰中，呈現出以下幾項特點：

一、論戰源自對「安全」概念本質的界定

在論戰中，常常出現「重新思考」（rethinking）、「重新界定」（redefine）及「新思考」（new thinking）的字眼，正代表著各方對於安全概念本質的探索，從基本開始重新界定研究的領域、主題、層次及方法，乃至於實際政策運用，因而，引發了安全研究的論戰，雖說各方在論戰之後（或許，應該說這場論戰仍在持續之中）仍沒有共識，即使同是擴展派學者，也對擴展的面向存有不同觀點，例如環境安全究竟是否是國家安全的威脅？學者就有不同主張，甚至認為環保主義（environmentalism）是國家安全的威脅。^⑧

順著安全概念的論辯，也就產生「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與「社會中心」（society-centered）研究取向的論辯，傳統派以國家為研究取向的中心，也就是以國家（軍事）安全為核心，所要確保的安全是國家的安全（state security），強調的是國家主權（sovereignty）；國家是國際政治或軍事的主要行動者，非國家的團體或組織則是次要的行動者；擴展派與批判派（尤其是後者）則是以社會為研究取向的中心，以整體社會（包括整個人類社會）安全為核心，所要確保的是人類整體社會的安全（societal security），強調的是身分認同（identity），這也涉及以個人為中心（individual-centered），也就是以身為人（human）的個人取向，重視人道或人性（humanity）。

二、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方法論爭論

各派在論述安全的層次時，產生對安全概念的國家或社會層次是否能化約到個人層次的爭議，此為本體論的議題（ontological issues），即是社會是個體（人）的總和還是個體（人）總和超過社會的爭議。此項爭論展現在McSweeney（屬於批判派）與

註^⑤ John Chipman, "The Future of Strategic Studies: Beyond Even Grand Strategy," *Survival*, Vol. 34, No. 1 (Spring 1992), pp. 109~131.

註^⑥ 有關Luttwak的戰略思想，參閱莫大華，「魯瓦克（Edward N. Luttwak）戰略理論初探」，*中華戰略學刊*，八十七年春季刊（民國八十七年三月），頁一〇五～一三六。

註^⑦ Colin S. Gray, "New Direction for Strategic Studies: How Can Theory Help Practice?"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4 (1992), pp. 610~635.

註^⑧ 有關此點論述，請參閱Eric K. Stern, "Bringing the Environment In: The Case for Comprehensive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0, No. 3 (September 1995), pp. 211~237.



Buzan 及 Waever (屬於擴展派) 之間的回應文章中, 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 McSweeney 以方法論的個體主義 (individualism) 批評 Buzan 及 Waever 的整體主義 (collectivism), 即是 Emile Durkheim 的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之爭。McSweeney 質疑後者將社會視為一個有獨立性實體之社會單位 (a social agent which has an independent reality), 這樣的社會概念是有問題的。^② Buzan 及 Waever 兩人則回應指出批判論者與和平研究者的個體主義過於強調個人層次, 他們二人認為兩種方法論途徑是互補的, 個體主義無法掌握安全化發生過程, 以及處理其間的互動; 反之, 整體主義無法回答邊緣團體的真正安全。^③

然而, McSweeney 則回應說 Buzan 及 Waever 誤解了個體主義, 他指出個體主義是在社會秩序中, 視個體 (人) 為自主的單位 (atomistic units) 或社會整體中的生物部分 (biological parts), 也可是種客觀主義。社會概念的意義是可以化約而不會失去個人的意識與目的, 他們兩人以客觀主義而誤解了個體主義。^④ 此場爭論尚未落幕, 仍待觀察。其實這種爭論是不必要的, 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 對此爭論應不陌生,^⑤ 況且本身亦無定論, 實是無意義之爭論。

三、認識論的問題

批判派除引入批判理論外, 也引用現象學與後結構論者的認識論觀點, 批判傳統派的邏輯實證論的認識論。Krause 與 Williams 就認為從傳統派到批判派意味著認識論觀點的改變, 從抽象的個人主義及契約論主權改為強調文化、文明與認同, 及構成此三者的意念、規範與價值, 以及此過程發生的歷史系絡。也就是從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客觀論者、理性論者改為較為詮釋論的分析模式。^⑥ 無疑地, 詮釋論的分析是有助於安全研究, 但過於強調此問題而忽略實質 (安全政策議題), 反而有本末倒置之虞。畢竟, 安全研究仍應偏重於實務與政策, 強調知識的應用, 以求解決安全問題。

四、新現實主義批評的延伸

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新現實主義也正遭到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的批判,^⑦ 這

註② Bill McSweeney, "Identity and Security: Buzan and the Copenhagen School," p. 84.

註③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Slippery? Contradictory? Sociologically Untenable? The Copenhagen School Replies," pp. 244~245.

註④ Bill McSweeney, "Durkheim and the Copenhagen School: A Response to Buzan and Waev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1 (January 1998), pp. 138~140.

註⑤ 有關此方面的爭論, 參閱郭秋永, 政治學方法論研究專集 (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七十七年五月), 頁一三一~一六〇。

註⑥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 "From Strategy to Security: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pp. 49~51.

註⑦ 鄭端耀, 「國際關係「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之評析」, 問題與研究, 第三十六卷第十二期 (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 頁一~二二。



批評也延伸到安全研究領域。Robert Latham 就認為以「社會存在的生活領域」(life spheres of social existence) 的「領域」概念取代國家概念，此現代生活領域是「安全」的系絡(contexts)，從系絡中才能理解安全概念，尤其國家已不再獨占安全的功能。^⑥ 有關此點，若是以傳統派學點論之，是應將國家中心的研究取向放寬，吸納非國家行動者在軍事安全的重要性，這並不影響傳統派在安全研究的影響力。

伍、代結語——個人主張

Walt 對安全研究從興起(1940年代中期)、黃金時期(1960年代中期以前)、沒落(1960年代中期以後)、復興(1970年代中期起)的發展，提出四個研究方向：一、(安全研究)知識的演進，即國際情勢變化對學者研究議題的影響，以及引用其他學科知識；二、安全研究在學術界的地位，即安全研究專業知識的實際運用；三、研究贊助者的角色，特別是研究報告政治化的問題；四、安全研究的規範與風氣(ethos)，即共同合作研究、研究要與實際問題有關及民主式討論。^⑦ 本文著重在安全研究的學術領域專業知識的建立，個人認為安全研究必須是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及政策取向的(policy-oriented)，以提出降低戰爭風險的政策建議為目的。^⑧

誠如 Helga Haftendorn 所言：

安全研究作為一門學術領域，需要澄清其研究主題(what is to be studied)、研究方法(how is it to be studied)，澄清其如何一方面與其他國際關係研究的各種不同領域作區別，另一方面又如何與國際關係研究作區別？目前，安全研究的領域是高度地從和平研究到戰略研究之間區別出來。它遭受了缺乏對安全的共同理解、如何能將其概念化、以及最相關的研究問題等困境。^⑨

如果學者任意的擴展安全研究的範圍，也就模糊了安全研究作為一門學術研究領域的區別性，當安全研究主題與層次無限地擴展時，它就失去了其獨特性(就是其軍事性)，那其與國際關係研究或國際研究又有何差別？安全研究又如何累積其知識呢？同時，在強調安全研究的政策取向時，也應掌握其軍事性，否則安全研究又與公共政策研究有何差別呢？

註⑥ 他認為有五個領域，全球軍力、政體中的生活、集體共存的動力、物資生活的組織及生物條件，Robert Latham, "Thinking About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Policy Note*, Vol. 20, No. 3 (Fall 1995), pp. 9~16.

註⑦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pp. 228~232.

註⑧ Richard Ned Lebow,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the Future of Peace and Security Stud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9, No. 3 (September 1988), pp. 507~525.

註⑨ Helga Haftendorn, *op. cit.*, p. 15.



雖然 Joseph J. Romm 認為軍事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關鍵元素並未消退，但相較於其他議題，其相對重要性則是消退了。^②但個人認為安全研究的議題是可以擴展，但仍應以軍事力量的使用為核心，即使在探討環境、經濟、社會、個人等議題，也應與軍事安全相關。傳統派學者 Colin S. Gray 說得好：

甚至身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論者，我相信武力（force）在多數時期的各政治社群間的多數關係中是無關的，但我也相信在罕有的情況中，只有武力滿足此時的安全需要。武力就像你車中的安全氣囊，平時並不需要；但一旦危險真正發生的千鈞一髮之際，它能保護你的生命。^③

有些學者就以此方式進行安全研究，使安全研究能成為一門科際整合的研究，而不是脫離其核心的另一門研究。簡言之，安全研究是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面向，環境、經濟、社會、個人等面向，（更精確地說，這些僅是安全研究的議題而非面向），必須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特別是國家的軍事安全，即使是在國際關係的系絡上，也是源於國家軍事安全的考量。如一九九四年由 Jyrki I. Kakonen 編輯出版的 *Green Security or Militarized Environment* 一書，就呈現出許多學者研究環境議題與軍事安全的重要論文。^④就經濟議題而言，則是著重在國家經濟與軍事力量的關係，即是國防經濟學的考量而非單純的經濟生產，就總體議題有國防支出、戰爭動員及經濟轉化，個體議題有國防工業、武器採購，國際議題有軍備貿易、軍事盟國間的經濟關係、全球經濟與國家安全等。^⑤學者研究了國防工業基礎對國家軍事安全的影響、^⑥軍事採購（尤其是軍工複合體）對國內外政治經濟影響。^⑦否則，安全概念過於擴展，極易造成國家職能的膨脹起來，國家也就過度涉入社會事務而有演變成「國家安全國家」之虞，侵害到個人的權利與權益。

似乎擴展派與批判派的取向實為和平研究而非安全研究的範疇，^⑧若是納入安全研究的範疇，其所提的是另類的安全觀，另類安全的目標是要在各國之間建立作為橋樑的實體與制度，必須在現行外交架構上，建立新的國際關係結構及行為規範，以反

註② Joseph J. Romm, *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 The Nonmilitary A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1993), p. 1.

註③ Colin S. Gray, "Villains, Victims, and Sheriffs: Strategic Studies and Security for an Interwar Period," p. 354.

註④ Jyrki I. Kakonen, ed., *Green Security or Militarized Environment* (Vermont: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註⑤ Ethan Barnaby Kapste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 Secur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2).

註⑥ Jacques S. Gansler, *Affording Defens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9).

註⑦ Kenneth R. May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fense Contract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註⑧ 有關和平研究的觀點，請參閱莫大華，「和平研究：另類思考的國際衝突研究途徑」，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五卷第十一期（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頁六一～八〇。



映出安全的相互性與廣泛性，並超越民族國家間的種族、國內外的貧富、世代間、人類與自然間、物質與心靈間的藩籬，支持消除軍事化、互惠、平等、環境持續性、政府責任性等新的國際道德。^②這已改變安全研究既有的知識，若運用其另類國防（即軍事安全）的概念，尚能有助安全研究的知識累積，但其非軍事面向的知識則反而有礙安全研究的知識累積，因為這已脫離安全研究在「軍事武力」概念的核心，作為一位研究學習應釐清此點，才不致混淆研究取向。

* * *

（收件：87年7月16日，修正：87年8月10日，接受：87年8月17日）

註^② Robert C. Johansen, "Toward Post-Nuclear Global Security: An Overview," in Burn H. Weston, ed., *Alternative Security: Living Without Nuclear Deterre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p. 223~256.



Exploring the Security Studies Debate

Ta-Hua Moh

Abstract

The field of Security Studies is presently in deep debate over its definition,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foci. Researchers who argue that Security Studies should keep its original definition of military security and focus on national-level variables belong to the Classic or Orthodox schools. Other Researchers claim that Security Studies should be extended to non-military aspects and examine variables at the individu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of analysis. These proponents may be referred to as belonging to the Expansive, Radical or Comprehensive Security Studies schools. A third perspective,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is based on Critical theory and claims that security is emancipation, ie. the liberation of man's constrai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se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argues that Security Studies should maintain its traditional focus on national military security.

Keywords : Security Studies,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